

2026「公視與您面對面」公共問責座談會 會議紀錄

主題：《水·不水之間》紀錄片、我們的島、公視環境紀錄報導

日期時間：2026年7月12日(週日)下午15:30~16:30

座談地點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(台中)

公視人員：公服暨行銷部杜宜芬副理、新聞部《我們的島》于立平製作人、柯金源導演

參與人數：一般民眾150人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杜宜芬

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影片放映及座談，除了《水·不水之間》及《我們的島》節目建議之外，也歡迎提出公共電視相關的意見討論。

民眾1：東海大學環科系退休副教授陳炳煌

對於《我們的島》，我有一個夢想。以前有人說福爾摩莎是美麗之島，後來又有人說台灣是一個貪婪之島，但它應該變成希望之島。因為我們自從離開聯合國以後，在國際的參與非常困難；並且，我們現在有錢以後都出國去觀光，但是從外國來觀光的比較少，逆差非常大。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，我們現在一定要把台灣好的東西找出來，跟世界做朋友。

電影它是一個綜合性的藝術，這個是最好的一個媒介。聯合國正在推行的一個SDG就是永續發展目標，有17項。我盤點一下，有幾項台灣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們一定要跟世界去交流分享。因為聯合國執行是從2016年到2030年，所以2030年會來到一個階段，全世界一塊做一個盤點。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，如果把它做得非常好的話會讓世界驚豔。所以把2030年來當一個目標。

《水·不水之間》這個影片也是從2023到現在，籌備了好幾年，我想把台灣的紀錄片的精華部分，把它做個盤整，到2030年的時候，透過現在AI翻譯很方便，讓全世界都

看見台灣、有計劃去推行。由公共電視為主，找政府、找民間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。

讓全世界知道有一個地方，它現在暫時不是聯合國會員國，但聯合國在推行的這17項我們做得非常好。跟水有關係的就是第6項，第6項就是水。另外第14項就是水面下的「生物多樣性」的部分，光是這兩個部分，把它用這個《水·不水之間》開始推廣，可以做得非常好，讓世界驚豔。以上，謝謝。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杜宜芬

謝謝陳老師，我們會繼續努力，希望大家也繼續敦促公共電視，可以做更多好的紀錄片，讓大家看到臺灣在環境保育這塊的努力。

其實《我們的島》節目就一直關注環境議題，已經做了28年，我們當然也希望能夠結合更多的力量。事實上，《我們的島》影片在YT上面都是全世界可以觀賞的，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夠幫我們多多推廣到你們國外的一些友人，讓他們也都可以一起來欣賞，知道台灣長久以來的努力。

民眾2：

大家好，我是因為彰化讀書協會來參加。請問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《水·不水之間》片段是滿山滿谷的綠能太陽能板。雖然沒有直接說對水的方面有甚麼衝擊，不過是不是也會影響到我們用水？另外還有一個剛好在砍除森林的部分，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到水的路線，是不是也會影響到我們自然節能用水的權利？請問導演，台灣針對這個狀況會越來越普及嗎？因為很多水庫上面都是說一直要種電什麼的，對未來水資源這方面會有所影響嗎？謝謝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謝謝你們來參加。影片中的那個段落是在講台灣的國土規劃，聚焦在整體水環境涵養與國土保安議題。因為山區或是丘陵地帶，都擔負水涵養的功能。影片在呈現整個臺灣水環境的時候，不只是講那個湖泊、森林、河流，是包括整體涵養水環境的議題。

為什麼會聚焦在國土規劃？因為國土規劃裡面有四個分區，現在我們很擔心的農林漁牧用地可能會持續被開發的危機。影片中呈現的畫面，大都在1000公尺以下，到500公尺左右的丘陵地帶。

這些區域在推動國土規劃之後，竟然，出現許多新的開發行為。這幾年，我們一直擔心，像苗栗、台東或是高雄，有些丘陵地帶都出現山林土地擾動的新狀態，破壞速度比以前還要快。我們擔心接下來如果這麼多的山坡農林、宜牧用地被大量開發的時候，對臺灣的水質涵養是有影響的，所以我特別把光電案場放進來。再加上早期的農業上山，大概從五六百公尺，再到兩千多公尺，甚至到三千公尺都還有高山農業。這部影片裡面用了很多影像對比的概念，呈現臺灣水資源涵養環境的危機，讓觀眾用視覺，用心去感受。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杜宜芬

影片中有一段拍到很多水管，本來以為是在講溫泉水管，後來發現好像是在講高山農業的給水問題嗎？

導演柯金源：

對，我想那些畫面像是在暗示，我們在攫取水源的時候，是從不同的地區，用不同的方式去拿，拿到以後再去做不同的用途，可能是日常用水、生產或是遊憩觀光。因為台灣水文特性的關係，每幾年就會缺水問題，像中部山區的某些大型農場，有時候為了爭奪水資源，就會出現搶水衝突。

台灣的降雨量雖然很豐沛，但降雨季節與雨量區域分配不均，整體水資源是不足的。我是彰化伸港人，小時候為了農田灌溉，也需要跟同村的人搶水，因為這是攸關生存的大事。

所以想要用影像去暗示，小水管在山區裡面橫亙、穿越，經過很多的障礙，中低海拔的水庫，是用大水管移動，到了平原沖積扇地區，大家開始搶豐沛的伏流水。

我們以為搶水議題離我們很遠，但其實很近；台灣各地很早期就出現不同強度的搶水衝突，只是一般人沒有特別感受或不注意而已。

聯合國預估2030年全球可能會面臨缺水的危機，今年是2026年，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警告，只剩下四年了。台灣大概每三年會出現一個小乾旱，十年可能會遇到大乾旱。如果在大乾旱時期，就必定會出現搶水的議題，大家可以先未雨綢繆、提升缺水的因應韌性。

製作人 于立平：

我想補充一下，這部影片因為它是以比較自然哲學的角度去詮釋，比較像一個導讀，裡面蘊含非常多的議題。每一個議題的細節都很多，都需要被理解，但是它沒有辦法在這樣的脈絡下，把每一件事情講清楚。大家如果對裡面的議題有興趣，就可以到《我們的島》的YT頻道，或《我們的島》網站上去看，基本上這些議題我們已經累積了20幾年。比如說剛剛看到覺得很震撼、很狂暴的災難的部分，那是2009年莫拉克颱風、2008年辛樂克颱風的廬山，還有2023年的卡努颱風等。廬山的畫面就有三次，其他區域包含像神木村、屏東林邊等等，累積了非常多次風災的部分。我們是用比較震撼的影像去呈現水的脾氣與樣貌。大家想要去了解廬山整個脈絡的話，在《我們的島》YT頻道專題就會有非常非常詳細的做探討，可以探究災難發生的前因後果，所以這部片有點像是一種導讀的概念。

非常感謝你的問題，如果你對光電板議題有興趣，只要在《我們的島》YT頻道搜尋「光電板」就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報導，歡迎大家參考。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@ourislandTAIWAN>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杜宜芬

歡迎訂閱《我們的島》YT頻道，影片分類非常豐富，裡面會有非常多大家應該要理解或關注的議題討論。還有其他想要提問的嗎？

民眾3：

想請問導演，當我們紀錄環境、被環境教導，就會產生一些反思。我很好奇柯導長期在做環境紀錄，那你自己的生命經驗跟水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想法？

就是你跟水的關係，然後加上你也去採訪過很多不同的部落或者是不同的環境、不同的居民，他們看待水的方式有什麼不同？甚至不同的宗教跟水的關係也都可能有很多不一樣，我好奇有沒有什麼讓你印象比較深刻，或是比較特殊的思考，謝謝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這兩個題目很大，我試著用比較精簡一點的方式回答。

先講我小時候，因為我是在鄉村出生長大，從小就一直幫忙家裡耕田。大概當我有記憶懂事的時候，每一年，像這幾天颱風來，暴雨很多的時候，田裡面就會積水，然後農作物就會泡水受損。所以每一年在颱風來的時候，就要跟老天爺搶農作物。如果沒有搶收，農作物就會泡湯，那一季、那兩三個月的辛苦跟成本都會付諸流水。所以我小時候就知道，每一年如果颱風或豪雨要來，就必須去田裡面看顧排水。田梗要再把它加高，不要讓外水流進田裡。所以，水多的時候會發生災害；而水很少的時候，大家也會搶水灌溉。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，水對農民實在是太重要了。

在偏遠的鄉村，水有時會帶來災害，像我們家偶而會出現農產損失，也覺得是普遍的現象，那是老天自然的一部分，自己要學習適應水災，因此，偏鄉居民的韌性好像也比較強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1959年八七水災的時候，因颱風外圍環流超大雨量，讓彰化、台中、雲林大淹水，我的大哥約七歲，背著我三歲的姊姊，在逃難避災的時候，剛好需要跨過一個水溝時，哥哥的手一鬆，我姐姐就掉進水裡去了！還好村子裡的大人即時把我姐姐撈起來，我姐姐說差一點在八七水災不見了。

所以，水會帶來生機，對於農民很重要，但是它也可能帶來毀滅，我從1980年代，對於水的議題就一直很關注。到了1990年代，在記錄東部土石流災情的時候，我才真正意會到說，原來水的力量強到無堅不摧，可以把整個部落摧毀，把整座山沖垮下來，好幾噸重的石頭都可以在水流中翻滾。所以我特別在影片裡面把《我們的島》團隊紀錄到神木村的石頭，那種被水往前帶動、翻滾的力量，把它呈現出來，讓大家知道水的衝擊力道多麼的強大。也因為這樣對於水的敬畏，才理解必須學習適應它、學習跟它共存。

在剪接的時候，我就想，有沒有可能因為「水」本身自有神性，不同的族群對水的敬畏是怎麼表現出來的，這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，我就去找比較具象的畫面來呈現。當然最容易找到的就是閩南人的「午時水」，在農曆5月5日中午12點的光線，我特別去觀察，只有那個時候的井口，陽光才能夠直射到水井的井底。而且水井沒有波紋的時候，就能夠映照到一顆圓圓的大太陽，因為地球斜角的關係，全年也只有正午時才會出現的映象。所以，在這個時候，有些傳說賦予某種神性，某種無法實證的力量，這個就可以呈現某個族群對水的一個信仰跟敬畏。

另外像基督教，當你要成為信徒，很重要的在受洗階段是要用水的。意義有點像是讓受洗者再生。牧師可能用點水的方式、或是浸在水裡，只要身上碰到水，這是一種神聖性，不管是信仰或是水的某種神秘力量，就呈現出來了。

再來是原住民的部分，我很早就聽到司馬庫斯部落如果遭遇旱災時候，長老會帶著年輕的族人，從司馬庫斯部落走兩天到鯉魚湖祈雨。聽到這樣的傳說，就想要拍他們這個儀式，但等了好幾年都沒有那個緣分。到了2023年，他們在3月份開始播小米，但是連續兩個月都沒有春雨，小米發芽的情況不是很好。長老就判斷有可能又遇到乾旱，開始思考要帶年輕的族人去祈雨。剛好因緣俱足，他們同意我們全程記錄整個過程同時，因為他們為了文化傳承，帶整個部落的小朋友一起參與，很令人感動。

以上是我對您兩個問題的回應。如果臺灣人對颱風帶來的災害，還是把它當作是很可怕，甚至不要有颱風，那顯然你是不了解臺灣的環境特性。台灣島很需要、仰賴颱風帶來雨水，為我們清洗大地、創造生機。它帶來新生，也帶來啟示，也可能帶來一些衝擊和毀滅，我們必須以平常心去看待這些大自然的循環。

民眾4：卓小姐

各位好，我姓卓。非常感謝導演這麼多年來提供我們這麼多最精彩的紀錄片。您一開始的影片裡頭，有很多特別的巧思，把影片以及自然音跟配樂等等整個配合起來，配合這麼好，非常感謝您。我在想，已經進入AI時代，導演您幾十年來這麼多影片素材的寶庫，一定做了很完整的記錄，是不是以後可以靠AI的協助，剪輯出更多主題性、

能夠引發人反思跟深思的紀錄片？因為AI可以把很多細節都告訴你，不用完全靠人腦來記。

另外也請教製作人，我是這個公視十點檔紀錄片的忠實愛好者，可是星期一看《我們的島》的時候呢，生氣跟難過的機會特別大，因為環境使然，有很多重要的議題必須被公開揭露，讓全民都知道。我會憤怒及難過《我們的島》很多單元都揭露出我們的濫用土地、濫用水資源等等，還有政府的不作為，甚至於沒有法令來規範。您已經製作這個幾十年，我真的非常佩服，願意做這個有意義的影片，尤其還這麼多年持續的呼籲。我的問題是說，因為《島》的節目是一個議題設定，尤其是公共政策議題設定的功能非常強大，製作這麼多年《我們的島》以後，你有沒有注意到說，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《我們的島》的議題設定可以有效的引導全民的注意，甚至於公共政策的改變？又在什麼情況之下，再三的講還是無動於衷呢？

製作人 于立平

非常感謝忠實粉絲，不好意思讓你每個禮拜一都心情不太好。《我們的島》團隊大概有六組記者，一個攝影一個文字就是一組，再加上導演跟我、和一個行政人員執行製作，每一週就要產出一小時的節目，其實是非常非常密集。就像這兩天颱風，我們都沒有休假，還有兩組記者長期關注馬太鞍溪的治理問題，當初洪災情況非常地嚴重，一開始發生的時候很多媒體進去，可是當媒體鎂光燈走了之後，這條河、這些居民他們很多的問題，是需要是被長期紀錄跟討論，而我們一直在台灣各地關注這些議題，長期在做這樣的事情。

公共議題確實是《我們的島》節目從一開始存在就設定的，因為這也是公共電視的價值。但做這樣子的東西，就像您說的看了會心情不好。

人在看電視的時候是希望看電視讓心情好，所以不少電視台在收視與廣告的壓力下，它一定會找比較討喜，讓大家看得開心的東西。但是對我們來說，因為這些議題很重要一定要說，而且很少人關注，所以我們必須要長期持續關注，所以才會一直講、一直講。當然就是講得有點累，但是還是必須要說。尤其是很多的議題一開始發生的時候，很少人知道或是訊息很混亂，要怎麼樣把正確的資訊傳遞出去，讓社會大眾理解

與關心就非常重要。其實當我們去採訪，不論是官方或關鍵人物，地方居民或者是NGO團體，他們覺得有媒體曝光，有媒體報導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支持，也可能產生效應。對政府單位來說，我們有去詢問，而且我們問到很關鍵的問題，不停留在批判跟謾罵，不是炒作，而是我們找到這個問題的核心；這樣的角度去報導的時候，對他們來說，好像也是一種監督或者是可以一起努力的力量，這才是我們持續做下去的原因。

尤其是現在社會，網路世代，公共議題的討論是非常困難的。常常我們在做一個議題的時候，記者就很像偵探，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相信任何人講的東西，數據很多時候是必須要自己去求證。目前在國外的報導也是遇到這個問題，因為各方對立的太嚴重了，甚至你在報導的時候，你要針對這樣的東西，找到你自己的證據及觀點，所以我們有點越來越孤獨。你在看的時候會感到憤怒，可能記者的憤怒有時候也不小心表現在這個上面了，另外因為點到核心的問題，所以才會深感沉重。

但是我們還是很希望說透過一個理性的方式，去促進公共議題的討論，即使網路的謾罵很多。我們的報導已經儘量公正周延，可是網路的留言也會讓記者或我們報導的人很受傷，甚至會有一些不理性的攻擊。

我們最害怕的是攻擊著受訪者，甚至讓他們受到一些威脅。但是也是因為有很多在地的長期守護的居民，或者是受訪者，從年輕到現在，一直在奮戰，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這條路上。而且他們面對很多的壓力，我們報導完了可以走了，可是這些居民不是，他們要面對很多的壓力，當他們繼續勇敢站出來。你就會覺得說，我們應該更勇敢一點，我們更應該要去做。

我們還是有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式，不要讓大家看完之後覺得都沒有希望了，想著「好吧，那我就放棄好了」，我們有往這樣子的方向在努力。所以請容許我們繼續讓大家憤怒，比如說我們很多記者，從年輕時進到《我們的島》，可能是二十歲、三十歲，他們就是從憤青變成了憤姨或者是憤伯，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在這條路上。希望說我們可以理性的促進公共議題的討論，讓社會對話，促進改變，希望往好的方向去走，這是我們的一個用意。謝謝。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 杜宜芬

《我們的島》其實時常都是提出議題，讓大家去思考。因為不同的環境議題是有一些脈絡的，大家可能在觀看的時候如果不了解那個脈絡的話，有時候解讀可能是不太一樣。柯師傅有沒有要補充說明一下？

導演柯金源：

謝謝。我先補充剛才那個問題，是不是有用AI去做更多的可能性？目前我們還在觀察跟嘗試，因為目前用AI去做，尤其是做報導的話，出錯率還很高，所以現在還是在除錯階段，沒有辦法把它真的拿來應用。但我們可以拿來做一些簡單的，像聽打稿，聲音轉文字的、或是摘要等等，這些都已經在做，只是還沒有辦法用它去做影像自動剪輯，因為它會有錯誤的問題。

民眾4：卓小姐

不好意思，我的出發點是想說，因為它充分的瞭解你有哪些片庫，因為你掌握了幾十年的素材，運用AI可以比較快的有一個發想，更快找到那個片段，就比較容易製作更多主題性的影片、更多產一點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剛才你講的那個，目前已經在做了。像我個人拍了大概有一、二十萬張的照片，都把它放在網路上(<https://www.flickr.com/photos/kechinyuan/>)，是免費的，這個圖庫就是提供非營利無償使用，只要任何老師、學生要教學要寫作業，都可以上這個圖庫裡面去找到這四十幾年來台灣的環境變遷，而且都有歸納，有關鍵字。你們知道《我們的島》到現在做了幾集嗎？一千三百多集。全部都放在YT頻道上面，然後它歸納得很詳細，譬如說剛才有個朋友說，我要找光電、山區或是水資源，就會跳出一串，所以如果你有想看的，用關鍵字就能夠找到很接近的目標。

《我們的島》從1998年到現在28年，陪了很多年輕朋友長大，甚至在類似這樣的場合，都有學生說他就是透過《我們的島》當作他認識台灣環境的櫥窗，從他讀國小開始，因為陪著爸媽一直看《我們的島》，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了。

所以我想你剛才講的是說，我們可以用AI去做搜尋跟歸納整合，現在已經有在做。譬如說很多議題，我們在不同年代都有去採訪過，幾乎很多議題都每十年會再去檢視一次。譬如說我們在1998拍過，到2008我們就重回現場，去看十年前我們報導的議題現在變得怎麼樣；有一些議題可能跟開發有關，後來遇到什麼樣的狀況了？那到了2018就又做了「重返我們的島」，每10年會檢視同樣的議題。接下來再兩年，我們就要再做第三個10年，去看看我們以前採訪過的那個年輕的帥哥，現在已經變阿伯了，那些以前我們擔心的問題是不是真的發生了。我們會再重新去做每一個議題。

所以你提到應用現在的科技做資料的搜尋跟重整，這個已經有在做。不過因為資源的關係，沒有辦法做得很快，但我們慢慢的在做，也有不同的單元出來，譬如說有一陣子我們還做了「現在怎麼樣了」中年大叔現場開講，就是其中一個發想，重回現場去看看20年前報導的，或是20幾年來我們持續關心的議題現在怎麼樣，我們一直持續在做這樣的事，謝謝！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 杜宜芬

《我們的島》其實一直想辦法在拓展他們的收視群，除了忠實的觀眾之外，他們也一直很希望更多人能夠關注臺灣的這個環境議題，所以也嘗試了很多不同的短影音方式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我再補充一下，剛才有延伸問題，以前曾經有人問過我們一個問題，我們在做報導的時候，遇到最大的難題是什麼？因為現在的自媒體盛行，網路訊息、社群媒體很普及。早期我們媒體報導工作者，遇到最大的難題是官方、握有權力者例如財團或黑道這三個力量。但現在呢，除了這些舊有的力量以外，現在更大的挑戰是網路媒體，我們每做一個報導或紀錄片的時候，不同意見的勢力，就會在網路上以各種形式來攻擊

你，那些懷有強大惡意，或是假裝理性卻帶風向，就是要潑你的髒水，讓理性、公正客觀的報導，以網路攻擊、質疑你。我們曾在一個研討會中，有人提問，問我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？我說沒有辦法，最簡單的辦法，就是有更多理性的支持者上網去留言，去發表進步思維的觀點，稀釋掉那些反智的言論，目前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。

所以現在講網路的戰爭，就是以正確的聲音去對抗反智的聲音，如果沒有用這種最笨的方法去挑戰它的话，惡質的聲音就會持續像滾雪球一樣，一直滾，甚至惡質的AI機器人會透過不同的群組往外擴散，變成網路訊息的風向整個被帶走。建議各位在看一則訊息時，多思考幾秒鐘，如果你真的信賴這個媒體或這個消息來源、已經查證正確了，而且覺得是應該要支持的人或信息，可以把牠分享、轉寄、按讚，動動你的正義之手，就會形成一個正向力量。

我們的島 製作人 于立平：

AI的問題，我也補充一下。其實AI是一個工具，對這種資料整理可能會有幫助，但是在這個AI的年代有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。就像這部紀錄片，是累積了《我們的島》多位資深攝影及柯導跨越不同年度所拍攝下的影像素材。也有年輕攝影師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，告訴我說，在這個AI興起的年代，他們終於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，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就像剛剛柯導講到一些報導的問題，因為在AI年代，很多圖是可以合成的，然後目前「現場」這件事情是被忽略的。也就是一個很片段的訊息傳出來，可是你並不知道那個是真的還是假的，就被廣傳。但是《我們的島》堅持一定要親自到現場，就是所謂的「眼見為憑」，當你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，它是不是這樣，比如說這邊淹水，它淹水範圍到多大，是怎麼淹水，它的前因後果是什麼，往往沒有被人探討，它就只是一個畫面在傳，甚至那個畫面有可能是被合成或者是前幾年的圖。像我們之前有拍攝一個淹水的時候豬跑出來的畫面，豬在路上走，在某一次颱風的時候被廣為流傳，可是實際上這是我們三年前拍攝的。就是會有這樣子的很破碎跟片段的訊息。

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都堅持事件發生了，一定要去現場看，尤其新進記者，我會告訴他們親臨現場的重要性，即使大家都說不嚴重，你一定要眼見為憑的到現場去看看。結果會發現，很多人覺得不嚴重、沒什麼，其實只是媒體沒有報出來；或是其實很嚴重，甚至被忽略了，完全不是那些網路訊息的狀況。所以這個是公共電視在做的事情，因為去現場要花很多力氣，也需要一些時間跟資源，可是我覺得正確的資訊是比任何東西更重要，理性的探討才能夠促進社會對話，而不是對立，才能有機會改變。

民眾5

我是科博館及921地震教育園區的志工。我要請教柯導，因為我在《水·不水之間》影片中有看到一個空拍的畫面，那個畫面是一個堰塞湖，堰塞湖裡面有好多泡水的枯木，以我的經驗，那個場景不是溪頭到杉林溪裡面的忘憂森林，我想會不會是水漾森林？因為忘憂森林跟水漾森林，我親身去過，但我沒有從空中這樣看過，要確認一下，謝謝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謝謝你的提問，影片中的畫面就是水漾森林。

我們的島 製作人 于立平：

我們都說要玩那個猜猜看的遊戲，因為很多人都說畫面上都沒有標地點。這個我們也經過很深的討論，但是以創作者來說，標地點在影片上就太解釋性了，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的地點，我們就說可以在網路上玩那個猜猜看，請大家猜這是哪裡。其實幾乎都是在台灣，除了那個大翅鯨跟海豚之外，全部場景都是台灣。

民眾6：林先生

主持人您好，我姓林。因為我是從事水利工程，所以對這個議題不會陌生。從公視成立之前，試播期就有《我們的島》這個節目，我從那時候就開始就看。我也是每個禮拜一都會收看，覺得節目都很切中實際，而且是很中立客觀。

我在做工程的時候，就是海邊跟大肚溪口那一帶，從二、三十年前那邊整個大杓鵝、小燕鷗相當多，到後面這些蟹類、海鳥幾乎都不見了，所以我也看到環境的改變是很明顯的。我自己本身是做水利工程，所以剛剛看柯導那些掌鏡在河川裡面，可以看到那個大甲溪上的房子整棟就撞到我們橋樑上來，房子在那個大洪水的時候其實就跟保麗龍一樣這樣輕飄飄。所以這個環境的議題，天上有齊柏林拍看見台灣，陸地跟水下就是有柯導演這樣來拍，讓我們感受很深。

我覺得這個影片的邏輯就算不是學水利背景的人，也是可以弄得很清楚，其實就是水文循環，再來就是水質跟水量這兩個問題。水質就是水的健康跟使用，會不會影響健康跟生態。水量的部分就是會造成安全、洪害，或者是說我們的生產需要用到水。所以就是水文、水質、水量。我會比較關切的是說，這幾年來媒體是可以被金錢收買的。剛剛您也提到《我們的島》其實要跟財團或是跟媒體來競爭，而且保有獨立性，這是很擔心的。既然它能夠從1998到現在還能夠持續，我覺得應該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撐著，但也是給各位鼓勵，不要因為執政與否、在野政黨的關係，造成《我們的島》發聲的聲量受到影響。

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我想請教兩個問題，一個是我們看到環境議題的根源其實就是國土計畫法，如果我們一直繞著後端這些水造成的災難，水要怎麼保育，它的最上階問題就是國土計畫法，這個議題希望盡量再著重。第二個就是環境教育這塊，《我們的島》有很多的影片，像剛剛講的，怎樣讓更多正確的觀念能夠在除了看公視以外其他的媒體看到。

還是給《我們的島》製作團隊鼓勵，希望說第一個是資源我們想辦法去爭取利用，第二個還是要堅持我們媒體這個第四權，能夠監督政府，把國土計畫這些事情做好，謝謝。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 杜宜芬

謝謝，就像剛剛很多人講的，其實公共電視本身不是商業媒體，雖然有政府的一些經費挹注，但其實還是遠遠不足。公視開台時政府捐贈的金額是9億，到了現在我們的攝影設備升級，後製的設備也一直不斷在精進，可是我們公視主頻的政府捐贈預算還是9

億，所以真的是非常辛苦的。事實上有非常多熱心的民眾，他們知道公共媒體存在的必要，尤其是像《我們的島》這樣的節目，是非常需要資源的。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，來支持公共電視製作更多優質、更多應該被看到的一些節目。

還有如何讓這個有意義的節目更能夠運用在環境教育上，其實公視有很多節目都免費放在YT頻道上面，或是上架到公視OTT平台《公視+》，歡迎大家多多分享這訊息；如果有基金會或各個協會團體希望有公播放映的授權，只要是公益的播放，原則上公共電視這邊也很樂意提供無償放映的授權。

其他有關於節目內容的部分，就請柯師傅跟立平這邊來回答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謝謝，其實你講的確實是重點，而且我們長期以來的分析也是這樣，就是國土規劃還有環境教育。但是比較弔詭的就是說，在台灣那個國土規劃還沒有完成立法之前，大家很期待它能夠完成三讀；但是三讀之後呢，因為要執行的時候又遇到政治力的影響。沒有法律之前我們期待一個最上位的國土根本大法，但是當它立法以後，又因為受到各地方的政治因素而變形，甚至比還沒有完成立法之前更慘。這個部分目前有點混沌啦，就是說以前期待某個政黨能夠很有執行力的去大刀闊斧的展現改革，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，但顯然各個政黨都有持續執政與選票的包袱。所以，我覺得只有公民的力量持續壯大，能夠直接參與、有利監督、推著執政者進步，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，都需要公民的力量持續施加壓力，才會進步。

我們這麼長期的觀察，如果公民的力量不夠強大，這些掌權者就會為所欲為。這是我們長期來在影片裡面，讓大家重視自己公民力量的訊息。第二個就是環境教育。很期待環境教育是全面性的，不只是在教育機構裡，應該延展到社會教育。我們自己也跳下來做，《我們的島》每一年大概至少會參與NGO組織、學校約20場的環境資訊分享，面對面去做社會教育、溝通。我覺得，環境教育很重要的一環，是整個要有接續性，從學生時期到公民社會的部分。簡單來講，從1990年台灣開始重視環境教育一直到現在，我們整體的環境素養、公民素養提升了，有一些法規進步了，有一些以前擔心的環境問題也有所改善，但是改善的速度我們還不滿意。台灣也展現出一些反省跟

除錯的能力，是值得期待的，我們為什麼還能夠持續做並且沒有放棄，是因為我們覺得還有希望，不是只有氣餒和無望。這麼多年累積很多的報導，確實是展現了因為有監督、有被看見，所以它改變了。外界給我們的回饋，我們都很受用。

我們的島 製作人 于立平：

非常謝謝你的支持跟分享。我想在這個年代，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把事情說清楚。比如以馬太鞍溪治理來說，各方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，跟環境本身面臨的難處，那我們嘗試把它說清楚。可是有時候把這事情說清楚，然後講到政策或解決策略的時候，未必能夠能引起大眾的興趣，因為不少人只想看很片段的訊息。但是我們還是會做，也必須做更全面的探討，而且有很多專業與具有關鍵影響力的人，會想看或者看見之後，會有作為。為了拓展觀眾群，所以我們會用各種方式，比如說網路創新的方式，用短影音，或者各種創新形式，甚至現在柯導在做的，他可能是跨域藝術的形式，或自然哲學形式，都是想把這樣事情傳達出去。我覺得社會還是有改變跟進步，大家也開始有一些反思，透過環境教育或者是一些觀念的改變。

比如說之前報導馬太鞍溪，我們親自到了馬太鞍溪上游，是台灣唯一一家媒體有上到馬太鞍崩塌地去看，就是想要把完整的訊息跟這樣子的影像告訴大家，然後也提供給地質學者參考，以作更多科學判釋及解讀，也可以了解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甚麼樣的災難，如何減災避災。在下游這裡，我們也很細緻地去討論巨量土砂及居民安置等等的問題，發現不論是部落、當地居民及官方，他們也開始思考，比如：從古地圖去研究或是做一些工作坊討論，以前馬太鞍溪是散狀的，可是現在我們把它束起來了，像是光復市區的幾條路，以前的名字跟河流有關，甚至就是「河水走的路」，而北岸、鳳林那邊還有很高的堤防，大家開始思考說要打三個洞，讓水可以漫溢過去。這也是不同的思維在對撞，大家共同找到解決策略。可能速度有點慢，但是這個東西就是必須被更細緻討論。所以我會覺得說，公共議題的討論它必須更細緻，必須被監督，也必須更理性，但是在我們這個世代它也是困難的。

但我相信，臺灣社會或者是媒體，還是有非常多人一直在做這樣子的事情。

民眾7：張豐年醫師

大家好，我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會。我想很多問題大家已經都點到了，我是有一個建議，就是如果大家都有共識希望環境更好的話，那該怎麼做呢？就是大家要分頭共同前進，分頭去努力。你不可能只有一個方向，要有幾個方向分頭共同努力才對。我們可以利用《我們的島》這個平台，它是有相當的力道在那邊的，但是也沒有辦法把問題都交給它，不可能嘛，對不對，所以我覺得既然大部分來參與的人都是有環境意識的，知道了這些，那麼你回去之後怎麼樣把這些理念宣導出來讓更多人知道，讓全民的環境意識能提升，這樣就一定有辦法改善過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往這方向邁進，謝謝各位，謝謝。

主持人：公視公行部副理 杜宜芬

謝謝大家熱情的餐與，我先做一個小結論。

大家今天會來參加這次的活動，表示大家對公視這個公共媒體以及環境議題非常的重視，不要忘記自己的公民權，有任何的環境議題，都應該發出你們的聲音，然後持續的關注，經由好的媒體，透過影像快速並深度了解事件始末，公共電視《我們的島》的內容就是非常好的選擇，歡迎大家追蹤《我們的島》的社群，可以迅速了解台灣的环境議題。也要持續支持公共電視，讓我們有動力及資源製作對社會有意義的節目。

導演柯金源：

很感謝大家能夠來現場，最後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建議，希望大家盡可能自己掌握公民選擇權，把這個選擇握在你的手上，不要交給財團、政治人物，由別人幫你做選擇。尤其是做父母的，雖然有時候會幫小孩子選擇未來的方向，但是試著讓他可以自己承擔這個責任。我想，公民意識的覺醒，與環境優先的價值很重要，每一個人都能夠把選擇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這個環境就有可能會變好。

我們的島 製作人 于立平：

非常謝謝大家對《我們的島》還有這部影片的支持，對我來說做環境紀錄或是傳播，有點像是當農夫或植樹者，我們在做一個撒種的工作，撒了一把種子，不見得通通都發芽，我們做的事情不見得每個都有改變，可是我覺得它是潛移默化的，只要有一顆種子發芽，它就可能長成一棵樹，這棵樹又會有新的種子。也許五年、十年，就會慢慢從一棵樹變成森林，這是我們很堅持的初衷。然後這部影片，我們很希望能夠持續推廣，也很希望能夠有一些沉浸式體驗，大家如果有機會想要放映，或者是想要支持它放映，都可以跟我們聯繫，請大家多多分享我們的影片，謝謝大家！